吹风野谈，一身都是山雾

王太生（江苏）

一个不喜欢在公共场合随便谈话的人，往往轻松于“野谈”。我理解的野谈，是一种随性的态度，不是背后说人闲话，而是一些随聊，朋友之间无拘束地说话。

野谈，就是很惬意地在悠闲境地散淡而谈。三百年前，张岱的那条夜航船，一船人昏昏欲睡，士子在暮色中闲谈，旁边有个和尚蜷缩一角，不敢插话，听了半天，觉得其中说话似有破绽，并无大奥，便说，“且待小僧伸伸脚”。

张岱的《夜航船》是一种野谈，故作者说，“天下学问，惟夜航船中最难对付”；清代曾衍东的《小豆棚》也是一种野谈，内容范围涉及忠臣烈妇、文人侠士、仙狐鬼魅、奇珍异闻、善恶报应等；明朝洪应明收集编著的《菜根谭》还是野谈，一部处世奇书，其中的句子朴素无华，句句良言……中国古代小品，或许大多是野谈。

有一年，在江上轮渡，两个人站在甲板上野谈。其中一个对另一个说，这十斤金爪红毛的大闸蟹给舅舅送去，保准他们一家人开心，上海人最喜欢江北呱呱鸣叫的鸡鹅鸭。

有一年在镇江，就是那个“京口瓜洲一水间，钟山只隔数重山”的茶色青青的丘陵地带。在车上，没有预期地，和一个陌生男子野谈，一路相谈甚欢。说着说着，那人到站了，下车后，便挥挥手，人影消失在隐隐的山中。

有一年在黄山玉屏楼，夜晚住山上，晚上四周黑漆漆的，没有地方可去，只能望着对面朦胧的山，坐在亭中和众人野谈，直至谈出倦意。

乡村的小酒馆里，桌子旁边都是些乡下朋友，大家一边喝酒一边闲聊，野谈的过程轻松而愉快。这时候，有一只大花猫，“刺溜”一下从窗台钻进来，坐在空着的椅上，朝着一群谈笑风生的人张望。

野谈最妙在野地。瓜棚豆架下，西瓜田边，河畔渔棚，山崖峭壁。当年蒲松龄找人野谈，就在他家的瓜棚之下，那地方叫“聊斋”，说些鬼怪狐仙之事。

古人的画中有野谈。一张画中，两个人坐在硕大如盖的荷叶间野谈，叶大人小，两个人快要被荷叶淹没了。都说些什么？时间太久，空间太远，都听不清了。

《清明上河图》里，市井小民，衣袂飘飘，站在街衢，吹风野谈。文徵明《品茶图》中，山里茅屋三两间，清溪蜿蜒流淌，屋外松树几株，主客对坐在草舍喝茶聊天，清雅自在，山风徐徐，当属野谈。

野谈简简单单，古人理想的场所，要“构一斗室，相傍山斋，内设茶具，教一童专主茶役，以供长日清谈，寒宵兀坐，幽人首务，不可少废者”。若有这等条件，闲聊便有好心情。

我曾隔着芦苇，听人在河心野谈。一大片原生态的芦苇地，我在浅水埠头洗手，听到苇荡深处有人在船上与另一条船上的人说话，两人隔着水面，隔着船，隔着芦苇，说的话都是家常话。家常话絮叨、琐碎，无从写在纸上，只能随风飘远，飘渺成天籁。

少年时，我在苏北农村一望无际的田垄间摘棉花，棉桃正炸蕾，棉地里有几位年轻姑娘，她们一边干活，一边说些城里的事，流露出对别处生活的欣喜向往，那大概算是一种田地的野地闲谈吧？旷野之上，声音被风吹跑，眼中有落日余晖下的地平线和支着耳朵听人说话的棉桃。

野谈不一定要事先选择地点，遇到好久不见的人，也不一定是有要紧的事，只是觉得天气很好，有些意趣，找个机会，好好聊聊，哪怕是一处不挡风的角落，比如路上、树下、亭中、屋檐、墙根。

风轻云淡，气候适宜，繁花盛开，说话的地点是美的。两个人站在小街围墙下说话，头顶上有几颗浅蓝色的绣球花探出头，随着风，滚来滚去。

坐过夜航船的人，有这样的体验：两个坐在舱里闲谈，越谈天越亮了。

黎明登山的人，有这样的视野：两个人站在山顶说话，山色、山体和草木，渐渐明亮起来。此时吹风野谈，一身都是山雾。

野谈最好有茶，绿茶、花茶或者其他一些什么茶，白瓷杯中微漾。野谈的人，在适合的时间，遇上谈得来的人，话就自然多，口干了，呷一口茶。茶好，话也就越说越有兴致。

五彩池（第586期）

村庄会呼吸

杨金坤（山东）

记得第一次听说“呼吸”这个词时，我还没上小学。

父亲正引水灌田，泛着花的水从沟渠里，汩汩地流向干裂的田地，慢慢地蠕动着，半天爬不过一株和另一株玉米苗的株距。看得久了，百无聊赖的我发现，当水流过干裂的田地时，土里总会冒出一个个气泡。气泡下面的土是干涸的，当气泡破裂后，有“咕嘟、咕嘟”的声音发出。随着气泡破裂，气泡下的土慢慢接触到水，变得濡湿。

我指着气泡问父亲原委，父亲告诉我，那是土地在“呼吸”。“呼吸？”见我不解，父亲解释说，呼吸就是一吸一呼地喘气，这是生命的体现。

听了父亲的话，我似懂非懂地认为，不仅我会呼吸，我身边的一切都会呼吸。为了这个想法，我不遗余力地寻找着证据。

母亲做饭时，推拉风箱，每一次推拉，风箱都会吐出一股小小的风，呼呼，呼呼，鼓动火焰起舞。我反复观察，风箱就像个木箱子，前面是口，是舌，每一次抽拉，小小的盖板便会自由开合，吸入新鲜的空气。后面是鼻，鼻孔，呼出污浊，呼出用过的气体。连续推拉，呼吸均匀。在风箱不间断地呼吸中，柔软或坚硬的柴草，哔哔剥剥地燃烧，跳动的火舌舒卷着在锅底舞蹈，将菜香饭暖的故乡，煨得红红火火。

在风箱的一阵阵呱嗒声中，淡白或浅蓝的炊烟，散发着玉米秸秆、土豆叶子、葵花秸秆、稻草以及树枝的焦香，在村庄的上空袅袅升起。风不解风情，在炊烟的上空飘来荡去，炊烟，在风来的时候吸气，在风去的时候呼气，一呼一吸中，流乳般的炊烟就在村庄的上空，笼上了一层薄如蝉翼的轻纱，给村庄的腰际轻拢一条透明的腰带，让清贫的日子，在晨钟暮鼓中，活色生香。

夜幕降临，村庄宛如一个温顺的婴孩，在一座座老屋的环抱庇护下，安静地睡了醒，醒了睡，繁衍生息。庄稼的气息，青草的气息，泥土的气息，汇合成大地的气息，慢慢地纠缠在老屋的窗棂和青瓦间，进进出出，呼吸匀称。天地交泰，万物咸亨。气息无所不及、无处不至，带有伸手可及的柔软和潮湿。

每个人的心里，都有一个村庄。我的村庄虽闭塞而没有被闭塞所困扰，虽贫穷而没有被贫穷所击溃，她用力地呼吸，守护着这里的每寸土地。村庄里的一抔土、一缕烟、一株苗、一棵草、一片云、一丝风都在空气中呼吸着，在风中浅唱，闪耀着生存的意义和人性的光辉。

伴随着村庄呼吸长大的孩子，总有几个会走出村庄去到城市呼吸，但又总会心念着村庄最柔软的呼吸，时不时回来，释放内心的积郁，充足前行的力量。

那年那房那火炉

刘新宁（上海）

朔风渐起的时节，我又回了一次故乡。路还是那条路，时光却已经过去了30多年。经过一幢三层楼房的院落，听着里面的喧闹，我不由驻足。

这是一所学校，也是乡里唯一的中学，当年父亲是这里的老师，我也常来玩耍。但那时的学校还不是楼房，整个乡里也找不出一幢楼。当时的学校是土坯围墙，两排砖瓦房。老师办公室就在后面一排房子的中部，是一间带跨房的大屋子。对这里印象最深的多半是发生在冬天的事儿。

一年元旦的前一天，我和邻居小羽来这里玩，他父亲是这里的体育老师。那天下着小雪，很冷，走进走廊，雪和寒风便被我们甩在外面了。推开办公室的门，一股暖融融的气息扑面而来，几个教师有的在忙着自己手中的事儿，有的在说话。屋子中间有一个红砖火炉，上面接着铁皮炉筒，烧得正欢快，炉子上坐着一个烧得半黑的白铁皮水壶，正发出咝咝的声音。

老校工拎起铁壶，往炉子里添了点煤块，又用炉钩子在下面捅了捅，火一下子旺了，炉筒子也随之发出轻微的啪啪声，那是衔接处因热膨胀产生的。壶里的水也越发喧哗起来。

老校工看我们两个小孩子去了，出去拿来几个土豆，放在炉子下面。过了一会儿，传出土豆烤熟的香味，我和小羽馋得不行，眼巴巴地望着炉膛。老校工说还没熟透，得等一会儿。这一会儿竟是那样的漫长。他拿起炉钩子又捅了捅炉箅子，落下一些带着火星的灰来，以加大炉膛里的热量，更快地把土豆烤熟。

终于，土豆熟了，老校工把它们扒出来，我和小羽一人捧一个去找自己的父亲。父亲帮我们剥掉表面的一层皮，一股白色的热气立即从淡黄色的内瓤腾起，伴随的是诱人的香味。吃着热乎乎的烤土豆，感觉外面飘雪的冷天也不可怕了。

童年时，乡里没有专门的理发店，理发都是找有技术和工具的熟人帮忙。一个早晨，父亲带我去学校理发。进了办公室，感觉异常暖和，有人已经在理了。老校工忙来忙去地给壶加水、捅炉子、拌煤。炉子呼呼地响着，铁壶咝咝地叫着，它们正急着合力烧开一壶水。理完发的老师就用这水洗头，洗完再修一下就好了。我觉得那天出力最多的似乎不是理发师，而是火炉和水壶，因为它们始终在不停地烧，要烧喝的水，还要烧洗头的水，别人休息了，它们还在忙。

如烟往事已过多年，当年的砖瓦房已变成了楼房。现在经过这里，想起那些只是怀旧吗？似乎不全是。

山水冬韵

汤青（安徽）摄

温暖的棉袄

潘新日（河南）

娘把棉袄送来时，深秋的阳光还暖暖的。

想不到，几件普通的棉袄，竟让邻家小妹羡慕得直吧嗒嘴，她已经好几个冬天没有穿戴着有母亲般阳光味道的粗布棉袄了，那种怅然看了让人心软。

娘也看出了邻家妹子的心思，又不忍心触动她母亲早逝的痛楚，故意装作不在意的样子说，“现在卖的羽绒服多合身，多保暖，闺女如果不嫌弃，大娘回去也给你做一件。”

“那多不好意思啊！”邻家小妹有点喜形于色，但又不舍地拒绝。

“没事，都是家里产的，不费啥事。”

我和妻都以为娘只是说说而已，都没太在意，想不到，几天后，娘真的为她做了一件棉袄送来，感动得邻家小妹眼泪直往下掉。我知道，让小妹感动的，不是一件棉衣的事，是妈妈的味道让她心动。

晚饭后，娘正洗脚，恰逢邻家小妹送些水果来，看到娘，小妹径直蹲在地上为娘洗起脚来，一点儿也不见外，让娘很是舒心，对她有了女儿的感觉。

也真是，娘要到北京大姐家，她比我们还操心，买了票，还亲自送站。感谢她，她回答说，“我在铁路上工作，送站顺路方便。”

天变了的时候，邻家伯父从老远的乡下赶来，为邻家小妹送来了刚买的棉衣，乡下的裁缝做的，穿上去有些臃肿，真的不适合女孩子，可邻家小妹依然欢心。我们都感动于邻家小妹的懂事。

傍晚，雨滴落下来的时候，清晰可见的雪也夹在中间落了下来，那些跳舞的雪片，浑身湿漉漉的，神色匆忙地落下来，有些慌乱。

穿行于雨中，刺骨的寒拼命地往身上逼，感觉到了冷。后悔没穿娘做的棉衣，只好夹着膀子往回赶……

路上的雪没有化完，慢慢地积了起来，脚踩在上面，水和雪一下子散开来，踩到了底，水和雪崩溅的姿态很潇洒，也很好玩，没想到，在雨夹雪的天气里行走，脚下竟踏出乐趣来。

这样天气里，我想起娘的好。

到了家里，妻早已翻出那些棉衣，穿在身上，真暖和。泡上一壶茶之后，我享受到了家的温暖，母亲的滋味，母爱无时不在。

天黑下来的时候，邻家小妹家的灯还没有亮。

“可能加班了。”妻说。

坐在窗下吃饭，我无意间扫了一眼小区的门，路灯下，跌跌撞撞的雪花牵着细雨落下来，划着优美的斜线，看得清清的，像一幅画，画里，我看到了邻家小妹，撑着伞，脚步匆匆的，身上穿的，正是娘做的棉袄……

那一刻我感慨万千，心里暖暖的。更多的时候，有父母在是幸福的，有个好邻居是幸福的，给别人爱也是幸福的。

我敢说，邻家小妹回到家里，一定会脱去俺娘为她做的棉袄，穿上她父亲从乡下送来的大棉袄，因为在她心里，里里外外都是爱。

赏梅（外二首）

胡杨（四川）

凌寒独自闹枝头，
凋谢繁花汝散幽。
傲骨凛然人赞耀，
报知春讯蕊含羞。

初冬暖阳

蓉城冬日阳光媚，
红叶叠叠众赏芳。
白鹭枝头忙会友，
媪翁街跳舞姿扬。

红枫

一树红枫秋意懂，
寒霜将至数山浓。
莫怜万物冬眠冷，
挺立梅花傲雪松。